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考卷九

宋　葉夢得　撰

莊公

單伯逆王姬此魯附庸之君入其國為孤卿所謂公之孤者也單國也伯字也以五十里稱字與郳儀父同左氏誤作送王姬遂以為王之卿如祭伯然果爾即當書天王使單伯送王姬杜預以為既命魯為主故不言使

非是劉夏逆王后于齊謂其過我非魯事也故不言使魯雖主王姬何嫌于使而反與劉夏同乎左氏旣失之于此故後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亦謂之王卿士議者謂自文四年踰今葢百餘年不應其壽考及此亦非是果爲王卿士其子孫或有世官者未可以是論之也此葢魯單伯之子若孫也公羊穀梁得經之正文以送作逆故皆云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僅得之而未盡凡魯大夫以君事執于他國皆致季孫行父執于齊經書舍

之于莒邱而不致後書公至自齊盖與公同至故舉重也單伯執非其罪故書單伯至自齊不然王卿士見執而舍自當還京師魯何由致之乎

單伯見經者六莊元年單伯送王姬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文十四年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單伯至自齊左氏于送王姬不為義而于會伐宋曰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于執單伯曰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單

伯于齊請子叔姬盖謂單伯為王臣也故杜預從而推送王姬者亦為王臣惟公羊穀梁經文送王姬為送王姬故二氏皆謂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以經考之當以二氏為正凡王臣出臨盟會征伐之事皆不言會如宰周公劉子之會葵邱平邱召陵尹子單子劉子之盟柯陵雞澤平邱尹子單子之伐鄭皆直序諸侯之上盖會者以别内為志之言也諸侯之志自魯言之則或外或內不同而天王則無彼此之辨以王命臨之而已故

公與内大夫可言會王臣不可言會此理之甚明者也左氏惟不知送字文誤故不為說而于伐宋如齊言之不知齊自乾時之戰後未嘗與魯通前年為柯之盟始釋憾故以大夫往會伐左氏既不能考之于經又不能考事之序妄意以為然故于伐宋為齊侯請師于周之言于如齊為襄仲請命于王之說甚矣左氏之好誣也至于至自齊知其不可通則又設為之辭曰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齊人

來歸于叔姬王故也使誠齊以王故而歸叔姬單伯則可貴矣何預于告廟乎

白虎通父沒稱子某屈于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終始之義不可一年二君故踰年即位得民臣之心也二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引韓詩内傳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乃歸即位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也童子亦當受爵命使大夫就國命之

不與童子為禮也此雖無見于經以理考之古者交際之道必待成人而後與之為禮未成人生謂之童子死謂之殤殤與童子皆不得用其正禮故二十而冠已冠而字尊而不名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然後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以玄端奠摯于君而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道可以責之矣盖未成人雖此四者不以責也而况天子之尊而下與之交際乎襄公即位纔三歲免喪當五歲此决未能朝者然春秋

不書錫命盖以為常禮而不書則白虎通之言為有證矣

韓詩之言鄭氏取之載于瞻彼洛矣注以為諸侯喪畢見王以士服王錫之命圭黻冕然後歸以臨其民韓詩令亡矣而士服見王之禮非白虎通所載盖必有别見者矣其説以韎韐有奭為始來朝之服鞞琫有珌為王所賜之飾按士冠禮爵弁服韎韐盖正士之服豈以是推之歟

魯諸公皆不書凫喪朝王之事惟莊公書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公書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公書天子使名伯來賜公命凡三見桓公未嘗朝王受命而追錫之文公未終喪朝王而先錫之成公非有功德而加賜之皆有為而書則其為諸侯不書者豈皆朝而受命以為常事故不書歟杜氏注毛伯來錫公命云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以左氏所記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惠公明年王使名武公内使過賜晉

侯命為證不知此與文公之失一也而遂以為禮乎然諸侯之有功德者有時而加命則與此異矣如王使名伯廖賜齊侯命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之類則王制所謂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者也有來朝而賜者有就賜者皆謂之錫命就賜如上齊侯來朝而賜之則如詩韓奕美宣王能賜命諸侯采菽賜幽王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其施各有當而穀梁乃以為禮有受命無來錫命別錫命皆以為在外

此亦得之而未盡也

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而不言大國蓋冕三公之服也其出封加一命卷賜上公九命之服所謂有加則賜大國也自三公推之卿六命其出封為侯伯則毳冕加驚冕七命之服大夫四命其出封為子男則希冕加毳冕五命之服猶三公之加袞所謂不過七命不過五命者卿不越而封公大夫不越而封侯伯也與周官

稱五命賜服七命賜國者同此禮之言出封之賜者也乃春秋之言賜命則與此異春秋之諸侯固已出封矣始即位而天王各錫之以所應服之服謂之錫命非錫命者其曰賜命者蓋加之以非所應服之服而不進其爵何以知之晉文公獻楚俘于王王命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錫九命作伯上公之服也然文公猶稱侯而不言公其爵未之有加也蓋所謂命者服也非爵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蓋由爵以辨爵則爲爵

之命此大宗伯所謂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者也由服以辨爵則為服之命此典命所謂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而其事則宫室車旗衣服禮儀者也故司士言以德詔爵以功詔禄以能詔事以久奠食而繼之言惟賜無常司士之所詔者常也王之所賜者無常也然則成公言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其亦自七命侯伯之服而加九命上公之服歟晉文公加上公之服而作伯者也成公加上公之服而不作伯者也此又其錫與賜

之辨

周官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皆視其命數爲節此先王五等之侯之辨也自堯舜以來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凡賞諸侯未嘗不以車服爲差諸侯之服則司服所謂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者是以其車則巾車所謂王之五路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旗以賓

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者

是已服有三等而車則但以金路象路分同姓異姓皆

一等其所以別者則大行人所謂貳車九乘七乘五乘

者先儒謂金路象路旣以封皆得自乘然不應皆得全

同天子則其飾天子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象路朱

樊纓七就建大赤疑亦有所降殺下及于革路龍勒絛

纓五就建大白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者許男卒于師

左氏言諸侯卒于朝加一等卒于師加二等于是有以

衮斂謂許以男爵加二等得與公同服故言以衮斂則諸侯有功德而加命者亦鷩冕者得服衮冕貳車七乘者得九乘之類歟此但增其車服之命數非遷其爵也晉曲沃武公誘殺小子侯滅翼未得自有晉也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見于詩曰豈曰無衣六兮豈曰無衣七兮六者天子之卿七者出封為侯伯者也故傳言命武公以一軍為晉侯周孝王以非子能服西戎邑之于秦以為附庸至襄公當犬戎之難以兵佐周東遷

平王賜之岐以西之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其大夫作終南之詩以美之此皆始封爲諸侯者也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法牧于坰野魯人尊之季孫行父請命而史克爲之作頌此有功德而加命者也然而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天王使毛伯來錫文公命天子使召伯來賜成公命皆見於經而僖公獨不見何也凡春秋合禮則以爲常事不書桓不朝而追命此皆禮之不宜有也故書若僖公之見于頌者固禮之所得賜而不書也乃齊小白

之霸天子使宰孔賜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晉重耳之霸天子使尹氏賜大輅戎輅彤弓矢玈弓矢秬鬯虎賁此命之為侯伯所謂八命作牧者雖為加命而非魯事故春秋亦不書然則春秋錫命賜命凡三見桓公文公自即位之禮而加賜者惟成公僖公一以無功德非禮而書一以有功德合禮而不書可見春秋之法也

遷滅三王之刑也齊而遷紀邢鄑郚則不可以舜典言竄三苗于三危而皋陶謨謂何遷乎有苗則舜亦遷矣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孔氏謂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以其數反覆遂滅奄而徙之此成王之遷也然謂遷其君則不得言滅但徙其地如三苗之于三危孔氏言之誤矣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此亦存其君長而徙之者也但諸侯所不得為故見貶焉至淮夷則滅之矣周官言成王既黜商命滅淮夷豈惟成王為然孟子言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

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葢紂之末王政不行諸侯習于亂者衆矣征葛戡黎伐崇湯文所不能已至武王得天下而有不盡服者雖滅國至于五十而不爇于多焉此非春秋諸侯之謂也滅國罪矣又有會諸侯而遂滅者會滅罪矣又有以其君歸而殺之者夫安得而不正之哉故遷滅雖三王之刑而不可行于春秋大司馬九伐之法内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而無所謂遷者蓋伐得之而後遷非以師直遷尤以見先王之慎乎遷

人非如有苗與奄亦不為也

禮諸侯女嫁為夫人父母在歲一歸寧父母沒使人歸寧所以遠嫌也泉水之詩言衛女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載馳之詩言許穆公夫人思歸唁其兄于義不得是也桓公之禍自濼之會與文姜如齊者始固無可言矣為莊公者既不能訴于天子以討齊罪又不能以義正文姜反使孫于齊自人道言之忘父讎而縱母淫蓋禮義之所不勝責也春秋不言夫人之歸而見會齊侯于

禚于防于穀者三中間如齊師者有焉饗齊侯者有焉而未嘗一加之辭以為貶葢春秋禮之大經也凡禮之所著有刑名分守見于言辭動作之間昭然不可違者天下孰不與共由之違之斯罪矣但著其實所謂不待貶絶而自見也故夫人會饗如師未嘗不正齊侯而書之至公及齊人狩于禚則書齊人而不書齊侯與公狩者豈微者哉乃齊侯也而人之是猶可責以禮義者人齊侯所以人公也季氏富于周公冉求為之聚斂而附

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夫聚斂與晝寢其過一也何求猶將論其罪而予遂絕而不得録歟蓋聚斂雖貪其餘猶可與為善乃晝寢則凡為善之道皆廢矣此孔子于春秋輕重予奪之辨也今不以夫人人齊侯而以莊公人齊侯夫人尚可與立于天地之間歟故詩齊風五篇南山敝笱載馳為襄公文姜作者三猗嗟為莊公作者一皆斥言齊子而以曾

道有蕩見之至莊公則徒言其有威儀技藝此所謂是儀而非禮者也詩人之情怨而卒歸于恩故以恩掩義而刺之者猶將使聞而知所反春秋之道嚴而卒歸于義故以義掩恩而絶之者遂將使不得見夫然後天下後世所以立人道者深而望人倫者厚也

文姜與齊侯為會者三莊公不能禁春秋正齊侯之爵而書之其絶之固已深矣而莊公之末復與杞伯姬為洮之會則其初尚可以禮義望之哉方是時公子友見

而不能正可謂國無人矣伯姬以二十五年歸杞子叔姬者公子也不言子者姑姊妹也公立二十五年而伯姬始嫁亦已晚矣後二年而為此會夫豈以父母亡而不能歸寧故歟然以春會而冬見伯姬來則歸寧矣繼書杞伯來朝同在一歲之間杞于桓二年以侯見至是而稱伯意伯姬既嫁杞侯放棄周禮有不當者公絶而不得歸故求為會以請公公許之來而杞伯亦從而朝此事考之宜然洮之會非禚之會未可以齊侯文姜責

公與伯姬也乃其違禮則一矣故其辭一施之此可以見春秋之爱禮者如是其嚴不以異事而少假之也

禮夫人有饗諸侯之禮而無會諸侯之禮蓋會天子不時見諸侯之名諸侯僭之固已罪矣而況夫人乎而記禮者言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防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鄭氏言同姓議者謂王饗諸侯與諸侯自相饗后夫人與亞獻特同異姓不同爾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祼謂異姓也内宰凡賓客

之祼獻瑶爵皆贊謂同姓也瑶爵夫人之器蓋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攝獻由是言之周之盛時夫人有饗同姓諸侯之禮矣蓋諸侯朝聘其致飱致饔餼相與為好者后夫人無不同是以禮成而饗者亦如之自陽侯而廢不知始何時而文姜會齊侯施之祝丘古者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竊諸侯之僭禮而施之齊侯既不勝誅矣又況竊先王之遺禮而為之乎故終春秋夫人之饗纔一見三家者以雍徹孔子猶謂之不仁曰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若文姜豈特不仁而已乎會而已乎至于如師如師不已至于饗此春秋所以歷著而不少假也

君子不責人以有過而貴于改過所以成人之美而去其惡也故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所惡于過者為其怙終而不悛也是故春秋謹之文姜之罪自桓弑而書孫于齊則已極矣此于王法所當誅而不得有者也然子無絶母之道則義有不得不見故但没其歸

以著魯人之意然未幾覆出為惡而會齊侯于禚則終不可為之隱也故継書如齊師饗齊侯于祝丘會齊侯于防會齊侯于穀如齊如莒斥齊侯而正言之所以見其惡極而不可掩也自七年會于穀之後小白即霸矣使小白而申王法猶當追治其罪而一正之與哀姜等事既連襄公則小白所以不可為也文姜雖免于小白之誅而不能免于春秋之誅是以盡其辭而著之與親加其身者無異矣昭公始以少姜之喪如晉固已喪其

為國君之道矣平公卻而謝之曰非伉儷請君無辱不得見而還自有心者言之有不勝其恥者宜無以見其國人而昭公不愧也及平公死昭公立又往朝焉復以莒人之愬而辭亦可以已矣其明年平丘之會不與盟而又朝復以邾莒之愬而辭至于二十一年又朝復以鮮虞之役而辭則昭公自棄其身而忘其國者蓋如是也故連四書公如晉至河乃復揭公而著之不畧為之辭至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後見有疾則前

為無疾而拒之不納也夫安有堂堂七百里之國與南面之君並列于五服而為人賤之若此者乎使昭公當少姜之辭能慨然歸而修其國政以自取重于霸主則春秋必有為之諱而不書者矣一辭之不恥至于四則雖拳拳有愛君之心將何所施之哉故亦盡其辭而歴見之也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文姜之謂也孟子曰無恥之恥無恥矣昭公之謂也故春秋有不怒之威不殺之刑于文姜昭公見之矣

孟子對滕文公之問處乎齊楚之間竭力事之而不得免者先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其意以為民與吾共守則吾可守民不與吾共守而吾强守焉則是以所養人者害人故以太王去邠之事言之以為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如是則諸侯有去其國之道矣其後復言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其意以為民雖去吾不可以不守雖死焉而不避也是二者孟子之所不能決也以禮考之

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此道之常而不可易也
故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
宗廟也乃王政不行于天下强陵弱衆暴寡有如齊楚
之于滕者徒鬭其民則不可身死國滅而喪其宗廟亦
不可孰若為太王之為以待其後世之子孫乎故曰苟
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此春秋所以與紀侯大去其國者歟若孟子可謂知春
秋矣且孟子豈不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

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然不以是告滕文公而及太王蓋人之為人者以其有理義之心也其心存焉則理義為可行也乃仁不足以存惻隱義不足以起羞惡彼自喪其本心者惟志乎得而已此之謂踰閑蕩檢非人者吾獨可以理義期之乎春秋之時晉楚爭霸鄭介于其中自鄭伯逃盟以附楚諸侯共討之鄭之不能自立久矣犧牲玉帛待于二竟惟强者之

從襄之八年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子駟子國子耳則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則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其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子展曰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子駟卒從楚而辭晉晉人來討鄭行成而晉人盟于載書曰鄭國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子駟改之曰鄭國不惟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

亦如之晉人不能奪也其後雖為蕭魚之會而或晉或楚更相去來二國終莫能定此楚共王晉悼公之為也由是言之苟理義為未亡雖共王悼公且不敢滅鄭而齊僖公之于紀則異是紀既無賢臣與之共治齊襄之而不得遂併取其郱鄑郚三邑則理義之為不可期也請酅以季後焉而去之使紀季能有立乎則所以復齊者固未晚如其不然雖吾死焉而國遂亡亦何益于紀此孟子所謂若夫成功則天者也紀侯蓋知之矣此

非齊紀之論僖公紀侯之論也使僖公能如共王悼公之于鄭則紀侯亦何必去惟達理者為能觀時而不違其道惟知道者為能順便而不失其政故吾以孟子為知春秋也

或言王人子突救衛吾謂救非王之道周官大司馬救無辜伐有罪則救亦王道焉安得為非乎此非子突之謂也方四國黨朔欲以兵共納若王不失其為王則伐四國而討有罪朔自不得納矣何待子突之救今不能

伐四國而徒救黙牟此吾所以言非王之道也雖然吾非不知伐四國四國之强非王師之所能加故不得已救黙牟猶愈于不救則捨伐而為救此春秋所以原其情而予突得見褒也

周官大司馬春教振旅遂以蒐田夏教茇舍遂以苗田秋教治兵遂以獮田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此因四時之田以講武事各推其事以為主也左氏載臧僖伯之辭既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又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

此蓋大比會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者故春秋凡書蒐皆謂之大蒐然則莊公書春甲午治兵亦豈止以失時故歟左氏載楚子使子文治兵于睽則將以圍宋也子庚帥師治兵于汾則將以伐晉也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則以命諸將也若此之類蓋凡有事而習戰皆先治兵則非秋獮之所為必矣而左氏乃言春治兵于廟禮也禮無有治兵于廟者正使得治于廟此于周為冬事而春興

之亦安得為禮乎治兵不地以郎地之也其非在廟尤可見矣公羊以為侯之矣故春秋為之辭曰吾將以甲午之日治兵于是意不以屬下文若以陳蔡别為一事魯師無名而出出而淹久者亦多矣未為大惡亦何必諱而為之辭乎

郕降于齊師齊人降鄣此其罪一也而文不同降者對叛之辭也有叛而後有降周官大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先儒以客人不恭敢拒大邦為說以為不

服事大比附庸或已邑或方伯連帥之所統有所繫屬而不服者則必請之王而伐焉服罪而後降之故環人環四方之故降圍邑實居其一此王政也諸侯各守其封土不相為叛服則無降諸侯而擅納降皆罪也齊人降鄣不言叛直見以衆暴寡而力脅之則曲自著矣若郕降于齊師前既言我師及齊師圍郕矣不可復言齊師降郕又無以別降于齊不降于我不得不隨事變文然言降于齊師不言降于齊是亦以力脅之也正使不

以力脅之而自降非我封土尚不可納況以師乎

夫地之君與避罪之臣出奔諸侯相與為援以兵强返于其國者春秋皆以納書之納之為言入之自外而非其内之所欲者也然亦必視其正不正焉納其所當納者正也雖不能納皆得以納見納而不當納者不正也雖能納之皆略而不書故納子糾納頓子納北燕伯于陽納衛世子蒯聵非其所當君則必嫡而宜繼世者邾捷菑雖不正善其不克納猶得見納陳之公孫寧儀行

父則與其君朋淫而致禍階者也靈公之弑雖能訴于楚以討夏徵舒然亦得以納書之則無已過乎古者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君之讎視父故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葬生者之事也君弑而賊不討是無臣子也雖葬猶不葬焉其責于臣子者如是其嚴然弑君二十五討而得葬者纔三人衛桓公齊襄公而陳靈公居其一焉蔡景公許悼公之得葬春秋之義而非以其能討也晉惠公能殺里克而卓不得葬衛獻公能殺甯喜而

剽不得葬以其殺之者非以罪討也由是而言陳靈公之弑陳不為無臣子未有一加誅于夏徵舒者寧儀父雖從君于惡其力能援強國以復君讎豈不足重愧當世之臣子況不能討賊者哉楚子之納二人固未必能權以義而春秋之意以為靈公君臣相與為謔而病徵舒二人初不期于君之弑也使知之亦未必肯為矣乃陳之臣子孰非食其君之禄者不能討徵舒而二人獨討之則所以事其君者舉陳國之人皆不若也進君之

惡其罪小復君之讎其功大非春秋誰能辨之左氏以納二人為有禮吾固未知其說而穀梁乃以為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反以此為非蓋不知二人訴于楚之事而槩以内弗受之意推之豈不知書納者春秋之所與乎吾故以為不得于事則求于義孰謂穀梁而不達此也凡納君納世子納人君以納見者皆與其納者也納非諸侯之所得為也而春秋何以與之國君世子失國大

夫夫位天子不能正也而鄰國之諸侯有能納之者義不得不與猶之封也是亦所謂實與而文不與吾何以知之衛朔攘伋壽而取其位義不可以得國者也而諸侯拒王命而納之故不書納而書伐齊昭雖受命于小白以屬宋而庶長有無虧在宋襄公強與齊戰而納昭故不書納而書戰此義所不得納者也納而當但正其名上不繫國下不見國以為國者固其國不待書而可知也春秋得正其辭惟齊子糾一人而已故書曰伐齊

納子糾上不言齊子糾下不言納子糾于齊以力致之者也然有善不善焉惟其義之所在如九江納錫大龜之類此納之善者也納郜鼎于廟之類此納之不善者也今義不可納者既不得以納見則凡書納者固無不善矣而公羊以納為入辭誤矣凡入未有善者也故通謂之逆辭豈納之謂乎穀梁槩以為内弗受此施之郜鼎可也而不可施之國君世子彼内受則弗納矣春秋所主不在受不受也然而納頓子于頓納北燕伯于陽

此國君也納衛蒯聵于戚此世子也何以上擊國下見國乎頓子北燕伯國君不繫國則無以名矣頓子見于頓者以別于圍陳嫌也北燕見于陽者未得北燕也衛蒯聵則輒在内國已有君也春秋將別蒯聵正輒不正不可曰公子蒯聵故取其君在稱世子之名挈衛以表之與鄭忽蔡有同辭所以輒也其曰于戚則則亦未得衛之辭也然則邾捷菑不正者也何以亦書晉人納捷菑于邾乎蓋欲見弗克納之為正則不得先見納捷菑

也若公孫寧儀行父則從君于亂者也君弒而出奔其位已絶矣自不得繫之陳為其能求援于外討賊而復君讎以愧陳之臣則雖使復位可也則不得不見陳不然上不繫國下不見國則納之安徃乎皆有為而言之此吾所謂春秋與其納而得正其辭者惟子糾一人爾凡内戰言戰于某皆不書敗績言敗某師皆不言戰左氏于莊十一年發例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是未嘗知内外之辨也春秋内魯而外

諸侯内辭未嘗不與外辭異況兵之勝敗乎今書及某師戰于某者三乾時也奚也升陘也敗某師于某者七在公者五菅也長勺也乘丘也鄑也偃也在内臣者二鄑也蚡泉也惟乾時之戰言敗績内戰書戰則不書敗書敗則不書戰戰與敗别而為二辭至于外戰槩書某師及某師戰某師敗績在彼書彼在此書此合而為一是豈無意哉公羊穀梁以戰于某為内敗以敗某師為内勝内敗諱不言故或曰内不言戰言戰斯敗矣或曰

内諱敗舉其可道者也内勝舉其重故公羊皆不為説而穀梁曰内不言戰舉其大者也庶乎其知經矣然穀梁猶以敗某師不日為疑戰疑戰而曰敗勝内也則近于左氏所謂敵未陳曰敗某師者蓋拘于日不日之例也且左氏言衆侵我公禦之衆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此未必有實特不知内辭之異但見文直曰敗某師故意之云爾酈之役書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此書日者也穀梁以為公子友屛左右與莒挐相

搏取其寶刀孟勞殺之故書獲莒拏以惡公子之紿若是則疑戰矣何以反書日乎日不日固無足據也何以知言戰之為敗也乾時之戰已自言敗績而升陘之役又我敗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而兩戰皆敗矣故敗某師或言公或言内臣而戰于某皆止言及而没公非以敗為恥乎乾時之戰獨言敗績者此又春秋之異文不可以常例拘也

及某師戰與敗某師于某皆敵一國之辭以内為主故

及者猶言我主乎此戰而敗者猶言我能敗之也桓及鄭師伐宋則非獨我矣然以我及鄭則主戰者亦我也其敗不可言我及鄭師敗績故與内同辭曰丁未戰于宋桓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雖我在會然主之者紀侯也不可言我敗某師敗與外同辭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春秋之言如是其嚴也惟郎之役齊侯衛侯鄭伯三國皆來深入我地則非我所主不可言及故雖與内同辭曰戰于郎而變文特加來焉以

三國之自外至志乎為此戰猶來聘來盟者也大凡及雖指外亦皆多主一國為辭惟成十六年書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與前桓之及齊宋衛燕四國惡諸侯之相連衡而侵人也然則齊衛鄭三國之書來其惡之亦深矣

或曰晉人敗狄于箕于交剛于大鹵楚人敗徐于婁林於越敗吳于檇李此外戰也何以與魯同辭乎晉之敗狄以中國敗外國也楚與徐於越與吳皆外也外交戰

而自相敗不足言敗績故略之而更為內避與中國同辭也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晉雖中國不正其在喪而與姜戎邀擊秦故貶而與姜戎敗秦之辭一施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六國皆中國而吳併敗之故總言敗六國之師亦略之以示貶不嫌于同辭也惟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疾獻舞之奪蔡季又怒息而自取滅于楚其罪尤重于殽之役故雖無姜戎在其間而比之外國互相敗者疾之也

或曰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此外戰也何以亦與曾同辭非同辭也此以交剛之例狄之略而不書敗績者也何以知之公羊皆以此二戰為偏戰曰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意謂兩陳適相當無勝負云爾據左氏河曲之役趙穿先以其屬出趙盾恐秦獲穿而勝乃皆出戰交綏交綏之為言兩退軍也言兩軍不力戰而各退以此為敵可矣令狐之役趙盾改立靈公背先蔑而拒公子雍出軍以禦之左氏云趙盾曰先

人有奪人之心遂潛師夜起以敗秦師據左氏例當以未陳而戰書敗秦師與前正相戾何得亦以為交綏而書戰乎蓋公羊不見其事但見書戰而不見書敗績意乎為敵左氏雖知其事而不達其義故河曲交綏適幸偶合至于後世則不悟其相戾而不為義其實皆非知經者也今以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例推之正以其連年興師不已以病其民故貶而狄之爾其或言及或不言及者及者我主戰而内為志也不言及者兩欲之而不

相及也其言戰者猶之內辭主不勝以別客也左氏謂吳公子魴戰先死楚師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子光潛長鬣者于舟側夜呼以亂楚師復大敗之取餘皇以歸以後戰為主則吳為敗楚故以戰書也公羊穀梁皆不知此故公羊亦以為敵而穀梁以為進楚子吳楚于此未見其為優劣也何以獨進楚子乎尤可見其無所傳而妄意之也公羊穀梁皆別偏戰與疑戰偏戰𢕈為師期結日成陳各據一偏者也亦謂之前定之戰若

鞌之戰晉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請戰曰不腆敝賦詰朝請相見而後晉人從之泓之戰宋公與楚人期于泓之陽楚師濟泓而來有司請迨其未畢濟擊之宋公不可之類是也疑戰乘其不備掩擊之疑而不信者也亦謂之詐戰殽之戰杞子使秦潛師襲鄭穆公從之晉襄以先軫之言發命遽興姜戎墨衰經而邀擊之雞父之戰吳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陳三國之師三國爭之吳以三軍擊于後乘其亂而敗之之類是也左氏不別此

二戰而為例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則皆陳者二氏所謂偏戰也未陳者二氏所謂疑戰也故其載事多附會其例而間有自相戾者如令狐之役是也則其虛實亦不可盡考若柏舉之戰言闔閭之弟夫槩王晨請先伐子常之卒俟其奔而後以大師繼之弗許夫槩王自以其屬五千擊之子常之卒奔楚師亂遂敗之此亦所謂疑戰也乃先言二師陳于柏舉夫兩師皆陳即戰矣何有先大師而伐擊又子常受其擊而大師

不為之援者乎此蓋以經書戰惡其與例不合彊為之辭大抵左氏之弊類此不知經之書法而求合乎事者也若雞父之敗三國公羊自以為偏戰而左氏所書乃與柏舉事相近亦未必然要之魯之書敗自是內辭而中國與外戰書敗者內中國之辭外相戰書敗者略之不與中國同辭中國與外戰書敗而雞父書吳敗三國者欲以見胡子沈子之滅外相戰書敗而長岸書楚之及吳戰者以別楚之不勝此春秋之變文也偏戰疑戰

各繫其敵經初不以為辨故魯之書敗某師者不可皆謂未陳而疑戰也公羊之說皆優于二氏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初不見戰公羊以為不使主中國吾固言其非矣穀梁言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此非也邲之戰以荀林父及楚子曰晉師敗績矣自不得言楚敗晉師何云中國不敗乎左氏云不言戰楚未陳也蓋左氏以罪人犯三國故云爾此皆不通經而妄意為之說爾凡春秋

夷狄敗中國未有言戰者蓋略之也故荆敗蔡師于莘楚人敗徐于婁林於越敗吳于檇李三書同一辭敗中國則言師敗夷狄則不言師雞父之役猶言荆敗蔡師于莘春秋之常法也何用别其偏戰詐戰陳未陳乎若邲言戰言晉師敗績鄢陵言戰言鄭師敗績蓋荀林父晉侯主戰此自中國之辭不可以通前例也

凡取皆對予之辭也我物而推以與人謂之予非我物受之于人謂之取然取予之間猶有道焉故曰可以取

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予可以無予予傷惠予且不可傷惠況非我物而彊取于人乎故取郜大鼎納于太廟書取見大鼎之為郜物也取田取邑取附庸之國者皆謂之取見其非我物各有所繫屬而彊有之也然則齊人取子糾殺之何以言取此所以正齊而貶魯也子糾云者猶言魯有子糾齊之所應立而託之魯者也齊之所應立則齊人不得以為我有託之魯則魯可以為主而不得以與齊魯不能終其託而使齊人得以殺之則

齊不可取而魯可以無予所以同之已物而交譏之也

或疑管仲晏子叔向子產皆四國之賢大夫管仲子產

尤見稱于論語而春秋一不褒之何也春秋為天下後

世立王法非因人而為之者也善惡皆適見于事舉吾

法而加之使天下後世知所勸沮而已初不以其人也

管仲事小白子產事簡公定公皆為卿晏子事靈公莊

公景公叔向事悼公平公昭公雖不為卿皆大夫也是

雖得見于春秋者而未嘗預征伐預聘會事則春秋

安得而書乎正使嘗預聘會征伐之事其褒貶當繫其事之如何使其事在所貶則雖此四人且不得免而況于褒將以其賢而使春秋彊見之是必假事設辭然後得致其意則春秋乃好惡之私爾非立王法也

滅國大惡也然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滅國五十而天下大悅則滅未必皆不善也蓋内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先王以當九伐之末諸侯之罪莫重焉不得已而至于夷其宗廟燹其社稷以為不如是政教無以行于天

下而民有受其害者固先王所不能免也然周有天下諸侯之國千八百其化于紂之惡久矣而滅者纔五十于周公猶以為少也春秋之初自莊十年始見齊師滅譚則小白也以傳考之齊侯出過譚譚不為禮及其入諸侯皆賀而譚又不至故討無禮而滅之果如是譚之罪未至于滅也雖天子且不得滅而況齊乎春秋著始滅而無所加辭亦以非天子之命而擅滅人之國不待貶絶而自見也

古者庶人之在官者為其國君服齊衰三月畿内之民服天子亦如之大夫以道去其君掃其宗廟而未絶亦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所謂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放于郊君賜之環則返賜玦則去者也禮大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説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用喪禮稱喪人蓋君猶父也人而無父可乎及其遂去而不反也三世爵禄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

國君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于宗後爵禄有列于朝謂其子孫猶有仕而在位者也出入有詔于國謂其卿大夫吉凶猶有告而相聞者也是以猶用舊國之法至爵禄無列于朝出入無詔于國然後惟興之日從新國之法興者始絶之日也惟上下兩盡其義故君不輕絶臣臣不輕去其君而君臣之道重其名謂春秋時則異是矣大夫士去國非有罪以其身逃則必迫逐不容于國人安有從容者乎故春秋變其名曰奔當是時雖國君

去國猶且同是名何有于臣孟子論禮為舊君服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為三有禮殆以先王之世言之也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以為寇讎則春秋雖欲不變其名其可得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考卷十二至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顔崇溈

謄録監生臣余清標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考卷十

宋　葉夢得　撰

莊公

莊公柯之盟左氏初不為說但言始及齊平爾蓋自十年敗齊長勺之後齊魯未嘗通至是三年春北杏之會魯始背而魯不預故冬為此盟或是魯畏齊彊請之以紓難懷左氏為近實矣公羊穀梁獨以不書日遂為桓盟

不日之論穀梁曰曹劌之盟也桓盟雖内與不日信之也公羊曰桓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據左氏曹劌始以十年見莊公正當長勺之役公問何以戰以小惠小信不足恃惟忠爲可遂敗齊師而柯之盟劌無預焉公羊載曹子升壇之事以爲曹子手劒從之劫小白請汶陽之田小白許諾不與之盟以爲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而司馬遷爲刺客傳以曹子爲曹沫又附益之言

小白既劃魯侵田曹沬三戰所亡地盡復與魯沬劌音相近意穀梁言劌即沬也然觀劌始見莊公論戰蓋近于知義者非刺客一夫之勇與沬事不類且春秋書取汶陽田在成二年而長勺之戰魯既敗齊安得齊有侵地柯盟之後未再與齊交兵亦安得有三戰復地之事二者皆無實此蓋六國辯士假託之言無足取信而公羊穀梁拘于日月為例之說見魯與外諸侯盟多書日故為公與外盟書日之例然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及

齊侯盟于落姑固不書日也何必皆日乎審以盟柯爲信小白則蔑與落姑復何信而然二子曾不之悟而強取沬事以成其說是以不說察其妄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孔子稱管仲桓公之功如此然霸三十餘年春秋未有一言少見襃者自莊十四年伐宋以人見由是伐郳伐鄭伐戎伐徐伐山戎二

十餘年皆書人至侵蔡之役然後始得稱爵而七年伐鄭十七年伐英氏復稱人終其世十餘年間纔得以爵見者九以師見者一豈稱人皆微者耶至于執鄭詹執陳轅塗塗降鄣遷陽亦皆稱人則謂桓公圖霸而每以微者為之理無是也蓋嘗考之春秋之作憫天下之無王也于是著其法以遺天下後世則非有興王之業如湯文王者豈春秋之所與哉方小白時天下之亂極矣使小白而能為湯文王則本之于德而行之以仁義修

之身以達于天下夫孰不可為而小白之内治固有愧矣其欲尊王室而服諸侯惟兵而已鄄之會小白之始霸也君子以為此其所以取重于天下而諸侯之所莫能及者也吾少假之則天下皆將趨于霸而王道不復興矣是以伐宋之役首抑之而書人焉人之所貴吾之所賤也人之所與吾之所奪也逮夫自鄄至淮為會者七自柯至匡為盟者十兩幽之同盟十有二歲而見再則未嘗一書人其亦曰使小白而能充此則王室何患

乎不尊諸侯何患乎不從前之曰執曰降曰遷者皆不必為也此其與管仲之仁在于九合諸侯而不以兵車者歟孟子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以今之諸侯言于五霸之時孔之所以與也以五霸言于三王之道春秋所以貶之湯之伐見于葛文王之伐見于崇王者非不用伐特不以為先爾召陵之役不能服屈完則中國未可保諸侯同外楚而鄭伯獨逃盟不正其罪則中國未可定北戎亦一楚也雖不可治

之于始亦不可不正之于終是三者將以見方伯之職不可廢是以得免夫貶而與常伐者同辭古之人其達此者惟孟子故以仲尼之徒為無道桓文之事而管仲之功為曾西之所不為歷聘諸侯未嘗不以王道先焉而公羊穀梁方且以小白為異為之說曰桓盟不日桓會不致凡施之行事之間或以為信或以為諱或以為愛或以為美委曲附會未嘗不肆其誣嗟夫孰謂春秋為書而僅志于小白乎以揚雄為大儒而且謂習好亂

治為春秋美召陵則其餘亦無足責矣

齊人執鄭詹鄭詹自齊逃来左氏以為鄭不朝是矣詹以名見下大夫也公羊穀梁不知其義但見書名以為微者疑不得書于春秋遂加之為佞人意以為特書夫鄭宛邾快莒挐秦術可嘗不得見經而獨疑于詹乎按甯母之會鄭子華請去鄭三氏管仲以為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小白于是止叔詹未可謂佞人也鄭先負伐宋之罪及小白霸而又不會于幽徒

以其使来齊人執之在是矣其不以侯執而以人執者君有罪而執其使非霸討也古之為大夫者必知義命之分詹知無罪執而不能死制遂委其身苟免而逃来此春秋所以賤之書逃與来奔者異辭也何從見其侫乎乃知二氏不知實事又不能求之經顛倒善惡惟意所欲言有如是者安可以不察也

詹事左氏不書而經文可考晉以邾莒之愬執季孫意如子服惠伯為之請而使歸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

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于會夫不為惠免以為逃命惠伯其猶知之況賢于惠伯者乎使詹而知此則可以免矣

瀸啖氏謂自滅之義蓋見齊人文在上以梁亡鄭棄其師例推之不知齊人在上即自滅之義而瀸非自滅也瀸厥渠魁瀸我良人豈自滅乎穀梁以瀸為盡者是也蓋渠魁皆盡殺之而脅從則罔治故謂之瀸厥渠魁良

人惟此三人盡以爲殉故謂之殲我良人則齊人殲于遂亦盡爲遂人所殺而無遺爾故于文從𢧵𢧵微也殺而及于微也杜氏雖知殲爲盡然謂齊人玩敵遂人盡殺之時史因以自盡爲文此但見其盡不别何以爲自盡而言時史之文此不惟失殲之義其失經之旨又甚矣

公羊既妄以鄭詹爲佞人何休從而加之辭曰魯娶文姜丹楹刻桷以至于敗皆詹之謀甚矣先儒之好誣而

附會也且經先書齊人執鄭詹左氏曰鄭不朝也夫君不朝而執其臣固不正矣故以人執不得爲霸討而詹亦不稱行人不以使執也詹何惡乎凡諸侯之臣自其國奔者皆書出奔奔我者皆書来奔齊非詹之國自不得言奔則書来可矣詹之罪在見執非其罪而不能以義自守乃畏齊苟免而竊歸我故加之逃逃之爲言不以禮而竊取之謂也穀梁曰逃義爲逃亦非是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以爲逃義可矣詹執非其罪而逃何

義之云乎

逃例先儒多與叛潰同論二者絶不類自不必爾要之叛以地言潰以衆言逃者一身之事鄭伯逃盟陳侯逃歸二言皆見經矣而傳記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溴梁之會高厚逃歸皆非挾衆之辭蓋僅以其身竊去杜預謂違其典禮棄其車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者是也國君大臣而至于此更安問逃上乎而左氏以為例穀梁又謂逃義曰逃正使義不可從亦安得兒逃此

皆不明霸討之義故鄭詹雖以人執而强謂之佞人也歟

周官大司徒造都鄙先鄭以都鄙為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此通都縣稍三等而言之也葢都鄙有主大都而言者自王城推之至于大都而王畿正矣大都之外即侯服于王畿為鄙此異春秋書外伐魯皆曰伐我某鄙者是也自三等采地推之則各有有都鄙葢公卿大夫之居必建城郭城郭之内為都外為鄙鄙之為言猶野也

故月令孟夏命司徒廵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而周官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者是也賈氏疏別三等采地公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在家邑王親子弟與公同在大都次疏者與卿同在小都更次疏者與大夫同在家邑此雖無見于經而理或當然故疑吾子之子弟為公卿大夫者亦各以其爵分食三等蓋既爵同而地等則無用更別同姓異姓自當為一不必更論親疏也矣

周制王畿之内分五等自郊至于都者是也近郊遠郊合百里即六鄉之地甸即六都之地制鄉遂者以井田之法即周官遂人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會萬夫有川以達于畿者是也而丘甸都邑不預焉治其民者各以其比閭族黨之官為之甸之外為三等采地通為之都鄙制都鄙者以井牧之法即小司徒所謂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都為都者是也而比閭族黨不預焉治其民者各以

其所食公卿大夫為之井牧之法不通于鄉遂蓋鄉遂不以封則無所用都邑井田之法通于都鄙蓋雖有食采之人而以教農夫者溝洫之制亦不可廢但不設比閭族黨之官爾諸侯之制半天子天子六鄉六遂則諸侯宜三鄉三遂故費誓言魯人三郊三遂變鄉為郊遂亦郊也諸侯無公惟卿與大夫則遂之外未必甸稍縣都皆備亦必減于天子或止有縣與都而已鄭伯降楚之辭云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楚莊王滅陳因縣陳曰諸

侯縣公皆慶寡人蓋楚滅小國皆以為縣其縣大夫皆僭而稱公如白白葉公之類而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則諸侯亦通有縣也

王畿郊遂之外為甸稍縣都各百里稱縣都者公卿大夫之采地公食都卿食縣大夫食稍縣大夫之小都皆有邑公卿得臣其民大夫三世而後得臣其民稱主而士食于甸謂之公邑則不得臣其民但食其租稅周官載師所謂士田者也其上士中士之别則宜如王制所

言制農田以百畝自上農夫而倍之者由是言之諸侯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其餘沓再命一命則不得如王之公卿大夫有邑以臣其民亦但視田以食其租稅而春秋之時諸侯賜其大夫見于傳者未嘗不言邑晉獻公滅耿滅霍滅魏以賜趙夙畢萬為大夫文公霸以一命命郤缺為卿而與之冀再命命胥臣而與之先茅之縣非特以賦禄而賞功者亦然鄭伯賞入陳之功子展八邑子産六邑一邑四井為田三千六百畝八邑當甸四

之一田二萬八千八百畝趙簡子與范氏中行氏戰誓其師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田甸蓋二十里之地衛獻公與免餘邑六十而辭曰惟卿備百邑臣已六十則衛卿蓋有四十之之地矣至晉侯取戚田六十井以與孫林父則霸主之令也豎牛取惠伯三十邑以與南遺則家臣之為也敗度至此則周政無復可考矣

外侵伐魯見侵者四伐者二十皆以鄙言之鄙者都之

所居國以為疆而別乎外者也春秋之意葢將尊其宗國使外無得輒加諸我故以別外之辭書曰及吾之疆而已其實如莒伐東鄙圍台齊伐北鄙圍成圍桃圍防四邑皆在其國中則非止其疆外也特以邑見重而書則其他入乎國中矣而非圍邑者皆略而不見也獨哀八年書吳伐我十一年書齊國夏帥師伐我而不言鄙此其故何哉凡侵伐者皆討罪之名也外諸侯侵伐無言戰者葢皆服罪而行成則與之和解而去也不服而

請戰則以戰書魯亦猶是也故不服而至于戰或勝或敗勝則書敗某師敗則書及某師戰固已異文而見矣則于此四侵二十伐者皆行成而得免也夫以堂堂之大國每為其鄰問罪而吾求成之不暇非弱而不能自立則必實有罪而無以藉口聖人雖為内辭以致意然豈可奪著人之罪而以侵伐為非乎凡魯見侵伐惟莊始著齊宋陳三國伐自僖而後大國非齊吳則小國邾莒蓋皆其鄰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

事葛文王事昆夷使魯而知此則邾莒不足畏也曰惟知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吴使魯而知此則齊吴不足懼也今既不能强又不能弱國有四鄙而每廹于其鄰其誰之過歟則于哀之末年春秋終矣特連兩著伐我而不言鄙自是外無復侵伐者所以正内也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齊宣王問于孟子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以湯七十里為政于天下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由是言之後

世有如魯者亦可以少知愧矣故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春秋書我之義也

書言眚災肆赦孔氏以眚為過災為害謂過而有害者緩而赦之肆緩也若然眚當與災並言乃成文過而不害物自不應有刑有刑則經何獨書肆大眚乎古者謂視不明為眚日月之災為眚眚者不幸誤抵于辟周官三宥所謂過失者也災者因天災而有犯若凶歲之盜

賊迫不得已周官荒政十有二所謂緩刑者也後世蓋亦有天變而赦天下者焉眚則肆之災則赦之二者不相蒹也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先王肆眚之道也有眚有大眚眚小罪也大眚大罪也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莫大于生以聚其福誅以馭其過而洪範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公卿

大夫與諸侯之所同焉諸侯非賜鈇鉞則不得殺故曰無專殺大夫既不可專殺亦豈可以專生乎則諸侯之所得肆者眚而已大眚非請之天子不可肆也楚箴尹克黄使齊及宋聞亂棄命而歸自拘于司敗楚子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此楚子之僭也諸侯伐鄭師次于紀曰肆眚圍鄭而鄭遂服是謂諸侯之事然則莊公肆大眚春秋譏其僭歟非也魯得用天子之禮肆大眚有其舉之也何以書為其將葬文姜凡大罪皆釋之以幸其國

人也文姜之罪不討葢已幸于天子矣國人之大罪非青者復因文姜而幸焉莊公亦何以為政于其國歟故魯雖大靑苟當其節皆常事不書惟非所肆而肆于是一見猶郊之四卜禘之致夫人其致意焉者不在郊與禘也

婚禮六惟納幣三見納葢納采問名納吉皆未定之辭至納幣則成自是為請期親迎則成事常否不足譏也諸侯昏禮已亡存者惟士昏禮爾有納徵有納幣納徵

士禮也納幣卿大夫以上禮也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士昏禮以爲玄纁此卿大夫以上之禮也周官媒氏所謂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媒氏掌萬民之判純帛緇帛也無過五兩則有不及五兩者矣此庶人以下之禮也先儒復言天子則加以穀圭諸侯則加以大璋禮亦宜然此其所以異于他五禮者蓋重之也杜氏謂以卿行故書者誤矣

莊公觀社之事外傳亦載曹劌之辭視左氏爲詳曰先

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終則講于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怠荒此蓋專為會言以正觀社之非四時之田其名有三以田言則曰蒐曰苗曰獮曰狩以習武事言則曰振旅曰茇舍曰治兵曰大閲以祭言則言社曰禴曰礿曰烝其所主名不同故春秋所書或見治兵或見大閲或見社亦各以其致致意焉著之齊之觀社蓋以會祭為名故劌言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

先王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則所謂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皆會之事左氏離之與朝為二曹劌之言且不能知而況于經乎襄二十四年傳記楚子使薳啓疆如齊聘曾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然則莊公之行是亦齊欲誇軍實而以社會之也葢自文姜薨而莊公始與高傒為防盟已乃親往納幣未幾復為此行而又與齊侯遇于穀是時齊小白方霸豈公畏齊之强欲釋仇以為援乎抑小

白恐魯之不從脅之使聽已乎然盟之盟穀之遇皆曰及是公欲之也意者公初不會鄄未忘乎怨齊霸既成懼而願從于是同盟于幽齊人因以威誇之恐諸侯以為翫兵故以社召之歟所謂諸侯五年四王一相朝問朝以講事五年而再相朝者皆當時霸主之令非周禮故言終講于會者亦非是有王者在上諸侯安得擅為會班爵之義長幼之序上下之則豈不有典命行人之官而財用之節帥賦以贊元侯者固有天子之命亦豈

相朝而得自為之乎非從左氏不曉劇之言雖劇亦不盡先王之制習亂之久當世賢者所知亦如是而已矣非春秋孰能正之也

莊書丹桓宮楹刻桓宮桷成書新宮災三日哭莊之于桓成之于宣皆父子也宮皆其禰廟也一舉謚曰桓公一不舉曰新宮或曰桓遠而宣近夫父子天性也惟三年之喪有時而畢乃其情無時而可忘也故曰舜五十而慕春秋豈以是為别也哉宣公以十月薨至二年十

二月而喪畢明年二月宣災去其喪畢未為遠也成公三月哭其所以致哀于宣公者猶未忘也故聖人原其情以為所以事其禰者有加于其祖也則不以謚槩舉而謂之新宮乃莊公即位二十有三年矣誠未忘于桓耶則苟可以盡力于廟者無不為矣而未有聞也至于夫人至然後飾其楹桷而丹刻之非以事桓也將以其侈誇夫人而已是與使大夫宗婦覿用幣者一也故與立武宮立煬宮之辭一施之聖人所以察微見隱者如

此夫然後父子之情見于行事者無得而隱後世之為人子者亦知其所以戒而不敢怠是春秋之教也

大夫宗婦覿用幣公羊以宗婦為大夫之妻則大夫宗婦為一事也穀梁以覿為見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則大夫與宗婦為兩事也左氏不為義而曰使宗婦覿用幣而不及大夫則近于公羊杜預謂使大夫宗婦同見謂之同則近于穀梁二者各不同學者久不能決各自以其意取不為定論為公

羊之說者則曰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此自常禮不必書書者以大夫妻亦以幣見為非則以一事為正也為穀梁之說者則曰禮大夫之妻得見夫人此自常禮不必書書者以大夫亦以幣見為非則以二事為正也然大夫執贄見小君與大夫不得見夫人于禮皆無正文吾以禮考之諸侯祭宗廟夫人與亞獻則大夫何為不見夫人乎既可見于廟中亦可見于宮中則夫人至而大夫不為之禮非人情矣穀梁知之而不盡故但言

不正其大夫而行婦道非此之謂也原春秋之意其譏
蓋在覿用幣不在大夫宗婦蓋覿者諸侯大夫私見王
及后之禮也幣者諸侯享王及后之禮也覲禮諸侯來
朝入見王奠圭王受玉升拜出乃束帛加璧三享王及
后束帛加璧者幣也此所謂享聘禮大夫來聘奉束帛
加璧與琮為其君享王及后事畢自奉束錦以請覿而
不用幣殺于其君此所謂覿覿諸侯大夫可施于王及
后不可行于其君幣諸侯可施于王及后不可通于其

大夫令哀姜至大夫請見大夫之贄卿執羔大夫執鴈可也見而又覿則僭大夫見王與后之覿不過束錦而又用幣則僭諸侯享王與后之禮此大夫之罪也宗婦以木榛栗棗脩之贄見夫人可也見而又覿其過與大夫同發其贄而用幣此宗婦之罪也孰爲之公命之也于是見于御孫之諫此春秋所以交譏之乎若以大夫宗婦爲一事則大夫而言宗婦以其承宗别庶婦之辭也覿夫人何别于庶婦若然則庶子而爲大夫者其妻

不覿乎

禮言宗婦者三諸侯同宗之婦其大夫則謂之宗卿故其妻則謂之宗婦而大夫之言宗婦也既以嫡子之妻曰宗婦矣而其衆子之妻亦或謂之宗婦葢以别承宗者言則為嫡子之宗婦如内則言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之類是也葢嫡子稱宗子則其妻稱宗婦以别主婦者言則為衆子之宗婦如牲牲饋食禮言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宗婦執兩

籩豆戶外坐之類是也蓋兄弟稱宗人則其妻稱宗婦
六經之言各主其事以為辭不嫌于同學者所宜審也
公羊穀梁皆誤以覿為見旣非矣而公羊又誤以宗婦
為大夫之妻故知用者不宜用而已而謂然則曷用榛
栗云乎服脩云乎則其譏在宗婦而不在大夫穀梁又
誤謂宗婦可覿而用幣故知大夫不見夫人與宗婦為
二而已而謂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則其譏在大夫
而不在宗婦二者皆失之此蓋不知禮之過是故君子

不可以不學禮也

左氏載御孫諫辭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栗榛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别也此言亦見外傳以為夏父展之辭而文小衍曰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别也左氏畧去今婦執幣四言不知其傳之畧耶抑自有所主而故去之也然左氏先目其事曰宗婦覿用幣而不言大夫意左氏亦以宗婦為大夫之妻而夏父展云今婦執幣與左氏言男女無别者同

則亦皆謂大夫為無識而吾獨以不然者者葢考之禮言大夫則自不得覿夫人況于用幣言覿夫人則凡大夫之妻皆當見不獨嫡子之婦雖衆婦亦與見此吾所以據禮而不疑也

或疑后夫人無見大夫之禮吾以宗廟亞獻為證未足以為據是不然凡周官王后接外之事非止祭祀葢賔客無不預焉故賔客祼獻瑶爵皆贊者內宰之職也凡賔客共后之衣服者內司服之職也若不見之則何以

相交手以后之衣服者人固當然矣故禮言大饗廢夫人之禮自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則古者夫人蓋享諸侯吾以大宗伯言大賔客王后不預則攝而載祼意謂同姓則親異姓則攝猶或有之以為不見大夫則非也禮云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何以言大夫之私覿為非禮此謂從君来朝之大夫君自為禮則臣不

得行其私矣而聘則臣為君行禮而君不在焉則可以容其私者也庭實私覿何為諸侯之庭此謂當時之大夫有從君更相朝而私覿者以為朝覲于天子且不可私豈可以諸侯而行之故援之以為證禮文殘缺辭多有脫誤是以學者不能無惑也

春秋考卷十

春秋考卷十一

宋 葉夢得 撰

莊公

郭公闕文經成而後亡之者也如甲戌下闕陳佗亂事不知者遂以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為連文而妄為之辭吾嘗論經無闕文矣夫春秋非記之事書亦非為學者之事是是非以王法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下之疑而遺

萬世者也一國之史不可不盡載而有不得見者則不敢以其私而附益姑存其疑以待後之知者則闕之可也孔子所謂吾猶及史之闕文者也一巳之學不可不兼通而有不得聞者則不敢以其私而臆決姑置其疑以待世之能者則闕之可也孔子所謂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者也而春秋何敢于是哉事之可以見吾法則載之不可則去之而已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安有不足見義而徒載其

文者乎左氏謂陳侯鮑卒以亂故再赴固已妄矣而公

羊穀梁每為傳疑之論以為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

故載二日春秋所記者諸侯之奔與卒爾正使不得其

實而姑載之于義何嫌也然則郭公蓋如州公虞公之

類嘗以公爵有國而下亡其文爾或者附以管子所記

郭亡之事謂齊桓公過郭問父老郭何以亡曰善善而

惡惡也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何至于亡曰善善而不能

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以類惟梁亡之辭以公為

亡謂之郭亡此非吾之所知也古之著書者多假所聞為之說以示其意未必皆有實齊小白霸在莊十四年鄄之會郭之亡誠在前耶則不得至此二十四年始見誠令方亡耶則梁之亡以民潰無與守其國者而秦取之故可書以自亡若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茍非有滅之者不得以自亡為辭其事與梁不類且小白既霸以霸主滅譚滅遂則有之矣而諸侯無擅滅人之國者若以小白滅之而春秋變文以示義則謂春秋取

之父老之言可乎且春秋滅國三十二其間善善惡惡之際不得其當者亦宜有矣不應獨責于郭案公羊記虞虢假道事以虢為郭古者二字或通用虢固公爵虢之滅在僖二年後十三年豈虢公或以郭見經而亡其事矣

日食鼓用牲于社左氏于文十五年言之是矣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然莊二

十五年則謂之非常曰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又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失日食陽微而陰勝之也社陰也天子伐鼓于社蓋以亢陽而責陰也社于諸侯則尊也諸侯不敢責以天子之禮故請之以幣而伐鼓于朝諸侯亦陰類所以自責也幣以請之牲以奉之請而不奉故無所用牲此言天災有幣無牲則是矣必以正月之朔慝未作言之以為非常豈左氏以周十一月為正月時陰

已退陽方生為慝未作非此月則不舉是禮而莊公以六月舉之為非常歟是不知夏之四月周之六月純陽用事正陽之月古亦謂之正月詩正月繁霜是也此言蓋出于季平子昭十七年六月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叔孫昭子言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與左氏前言正同而平子止之曰惟正月慝未作于是乎伐鼓用幣其餘否太史曰在此月也平子弗從其言亦與左氏同則左氏蓋兼取二言用之夫昭公

之食亦六月也平子以正月止之太史以為在此月而弗從非以周十一月為正月故歟蓋魯人以正陽之月為正月故文莊書鼓用牲于社皆在六月食而不舉故祝史請之而以為非周之正月而弗從者季平子之誤也仍季平子之失而弗悟遂以為例而謂莊公舉之為非常者左氏之誤也杜預黨于左氏雖知六月為正月非謂莊書六月辛未朔食推歷辛未實六月朔為月錯因謂經書六月而傳云然者明此月非正陽之月也置

朔之差固不可考然文書鼓用牲于社亦在六月是時置朔非差乃所當舉何以亦書乎然魯人以為必正月之月舉之者亦非是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則古者雖季秋食亦鼓矣何必正月春秋于他月未有書者而獨兩書之于六月正以見誤拘正月而不及其餘一失也伐鼓不于朝而于社僭天子二失也不當用牲而用牲三失也合三失而譏之其不曰用幣者得禮也左氏于文公取叔孫昭子之言

若天子諸侯等威之辨而謂鼓用牲于社為非禮于莊公言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皆近之而不能不惑于平子之言遂妄以為例則不傳經之過也穀梁曰鼓用牲于社鼓禮也雖知用牲之非禮而謂鼓于社為禮亦非公羊曰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其意反若二事皆正而合禮者其失又視左氏遠矣

祭祀有幣猶人之燕享而有幣帛以將其意者牲者祭

之實幣者禮之文有其實者必成之以文此牲與幣所以不可偏廢如廟中將幣三享之類也故大祀用玉帛牲牷次祀用牲幣至于小祀有牲而無幣大者其文備小者其文略當然也周官六號先牲盛幣次之之禮宗廟之祭自牛豕以下至于稻粱其末為嘉玉量幣此皆以祭祀為主故先牲而後幣乃日月之眚猝然而見天子陽道而尊也則伐鼓于社以攻之而已此夏書所以言瞽奏鼓而不及其他也諸侯陰道而卑也既不敢攻

若待齋戒祭祀而祈之則無及矣故即其類于社以請之其主不在祭祀則用幣以達其意而已猶諸臣之來朝執贄亦幣也固無所用牲此祭與請之辨其主各不同左氏不達此幣以為天災有幣無牲歴代諸儒多用其說以證經其不知經宜矣

周官射夭鳥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及太陰之弓與枉矢鄭氏謂救日射陽救月射陽天子之禮也亦日食伐鼓攻陰之義蓋天子無所請攻之而已天子攻而不祈

故不用幣諸侯祈而不攻故用幣晉悼公即位請息民者云祈以幣更不用牲以從儉約則幣者祭之畧牲者祭之詳日食用幣蓋變出非常不能備禮是以致其畧而反用牲所以為非也

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公羊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鼓梁曰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二説皆非也且春秋所記皆非禮也日食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而于社不應用牲而用牲所以

書則大水用牲于社為得禮何為與于門並書乎周官鼓人言用鼓之事其末云救日月則詔王鼓明非救日月蓋不用鼓矣何為戒鼓而駭衆則牲可以已乎伐鼓本以責陰乃一以為鼓兵一以為鼓衆穀梁自不曉其義何暇論經吾以周官考之太祝六祈曰類曰造曰禬曰禜曰攻曰説而禜者水旱之祈也祭法言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鄭氏以泰昭為壇而雩宗祭水旱以宗為禜亦曰水旱壇先生之羣祀莫不為壇之皆有常所矣

祭祀用少牢以該夫寒暑日月星水旱則五祀皆用少牢而有牲矣故詩雲漢言靡愛斯牲此水旱之祭用牲禮與詩之明驗也至于邑人言禜門用瓢齎蓋門有陰陽闔闢之義既祭于壇又萛于門以請之陰故不用樽用瓢齎以示略則門雖有酒而無牲也大水不伐鼓又用牲于壇而于社于門失其祭之常而亂先王之失祀此春秋所以書䟽或曰左氏言天災有幣無牲故日食譏鼓用牲于社今大水與日食同文則水旱疑亦不當

有牲是不然肆師次祀用牲幣小祀用牲以水旱為小祀亦當用牲矣日食用幣非祭也以請于陰也陰無常祭而日月之食猝然而見有不得祭故即其類而請之于社蓋社陰亦也禮有無幣而有牲之祭矣未有無牲而有幣之祭也此禮之祭不可以為常非左氏之所及也

或問日食大水皆陰盛之變日食伐鼓大水不伐鼓何也先王祭祀以馭神水旱之災大則上帝次則山川星

辰無事則祭有變則禱皆有司之者也曰陰盛以勝陽而已無事無所致祭有變無所致禱不得已伐鼓而攻之以為鼓陽物作之以充陽而攻陰爾是有神則有祭有祭則無所用鼓所神則無祭無祭則不得已而用鼓鼓非必用不得已而用也

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三者雖天子諸侯大夫不同而其辭一施之蓋皆以君命出而録主人之辭也左氏以原仲為季子

之舊公羊以為通乎季子之私行則若季子之自葬原仲者其以貶大夫之外交耶古者國君大夫赴于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為其赴于敵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實赴雖士亦然大夫死而赴于鄰國之君與其敵禮也所以重大夫也受其赴者必弔弔必葬此亦禮之常而不書也茍有違焉是大夫之罪有不可勝書者非大法所在春秋亦略而不書也然則季友之葬原仲書曰如與景王晉襄公之辭同豈

有私行而曰如者此為莊公命往葬明矣自其文觀之諸侯以卿葬他國之大夫宜若為貶然自經觀之則小事法之所不書其特見焉者正以慶父叔牙之事而著季友之本意云爾吾何以知之夫魯與陳為好舊矣莊之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来聘冬季友如陳往報至是纔二年公羊以為不得預乎國政則季子于時猶未執政也慶父叔牙之亂既萌季之不從必將有害乎其身則假葬原仲為名避而之陳以為後圖者季子之志

也莊公亦許之矣故病且死復召季子而授以國政季子于是卒能行其志殺叔牙而立子般此春秋所以為是表之乎禮大夫雖非君命不得出竟然私私請于其君者禮之所不廢也故曰大夫私行出必請請反必告季子若誠自以其私行未可以為違禮亦非春秋所得書也

葬原仲之事穀梁以為諱出奔而不終其說不知其說安在左氏但言其舊未必為有義惟公羊載其詳曰公

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預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固不忍見也于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以為避内難通乎季子之私行而或者以為是時去莊公薨尚六年内難未作不得言避若以為釁端已成季子見幾而出奔則莊公之末釁端益深不應得入而預國政以為公為不然以吾觀之此正季子用智以任宗國之寄不可以常情度也非春秋無以察之故特書以見意爾何者諸侯大夫死赴于他國

之君禮固明見之矣其葬與不葬于理雖不可考然內女嫁為外夫人書卒不書葬有為而後書之也則固有葬而不書者矣外大夫不葬劉文公以書主我故特書葬以史記考之季友蓋陳出也陳自莊公十九年伐我西鄙之後至二十五年春使女叔來聘是冬公子友如陳報聘二十七年遂為此行自是終莊公未嘗交兵則陳與魯好自女叔來而加篤季友又其出也則季子之為此行豈無意乎蓋慶父與牙之惡其來必有漸兆于

六年之前未為久也季友其有以察之矣以兩公子挾夫人而莊公不能正他日必至于亂季子以宗國自任以為非已莫能平而一人之力勢不可以即治則于其亂之未形全身于母黨託葬原仲以行使二子幸其去而不疑以待于後此季子之深謀遠慮也因是留于陳而不歸以中二子之欲及莊公病而名之遂授國政此非莊公之意二子與夫人之意也蓋將致國乎慶父而季子在外恐其不同故名而託之非季子有名以行使

之不疑何以致此是以季子至而莊公告以于牙言正其情也向使季子懼禍而出奔則必不得反去之不以名則必疑若是則國乃二子之國尚安得政乎春秋先書公子友如陳而後挈其事以著之見其以君命行公羊知其事而不知其情以為避内難則是愛其身而忘其國以為通乎季子之私行則是春秋捨其義而與其去其去道遠矣故吾謂春秋有不應得葬而書葬者三皆非專責其失禮各有為焉爾葬紀叔姬不責叔姬之

不得葬爲齊侯也葬許悼公不責悼公之不得葬爲世子止也葬原仲不責原仲之不得葬爲季友也

列國大夫赴于他國之君曰君之寡大夫某死則故禮大夫死赴于他國之君曰君之寡大夫某死則君必爲之弔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赴者主人之辭而受弔者其君謂其恩爲已也諸侯適在其國則親弔衞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衞君請弔公爲主是已弔者如此其君則葬宜亦稱是春秋内魯故卒内大夫然

而不葬禮有降也外大夫不卒又葬也魯也不卒固不葬矣則禮非不卒葬外大夫特春秋不書爾外大夫之得卒惟王臣之嘗接我者尹氏卒之類是也王臣之重比諸侯既卒則不得不葬然有不葬者我或不往葬也故王臣之葬惟劉文公而已公羊穀梁微得此意而不知列國有葬外大夫之禮求其説而不獲故遽以為通其私行以避内難此學者所以不得不疑也

左氏載王子朝王子頽亂王室事略相同春秋書子朝

不書子頹或言左氏好誣子頹事未必然以王子朝之辭考之自言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則有信之矣意者周不以告則不書乎凡左有載事春秋所不書者幾半使左氏真受經而傳之則經之外無用載矣蓋左氏者史而已以載事為本而不專于解經故非經之所有與雖有而與經旨相違者皆並列之吾故以為今左氏決非孔子當時所據為經之史蓋經成而後出者多也凡見于左氏而不書于經者為之四例以統之其

一曰常事或事小不必書其二曰意有所貶特略而不書其三曰不赴告則不書其四曰經成而後出者多也孔子所不及見雖當書而不得書惟深于經者而後可以決擇于此四者則庶幾無惑于左氏矣

春秋重師凡戰未有以人敗績者惟莊公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一見穀梁曰戰則是師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人衛據穀梁是以以齊人為齊侯

也齊侯有罪貶之可矣衛若無罪安得以齊而亦人乎公羊曰敗者稱師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春秋敗皆言師以衆為重焉爾固未必稱師也也何三十四戰而獨此未得乎師歟此蓋二氏不知其事而妄意之也左氏以此為齊小白以王命討衛立子頽之罪者也衛之罪大矣小白不得以侯見此春秋抑霸者之道穀梁所謂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者近之矣衛之不得稱師正以治其嘗伐京師使不得與齊敵其所敗者衛人

爾此春秋之異文也至于齊人侵我西鄙言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則以人侵而師追焉其辭與正相相反穀梁以為其侵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此其言是矣由是言之衛師也而抑之曰人齊人也而大之曰師有君臣之道焉有内外之辨焉茲其所以為春秋也歟

所貴于天子賞罰之當者為其賞不僭罰不濫也春秋以褒貶代賞罰為其僭且濫而天子之權不得其正也

若褒貶而僭濫亦不足為春秋矣而穀梁莊二十八年傳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曰是師也其曰人微之也令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其人衛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其意以為齊桓已霸諸侯而授之令令復伐衛故微其師而稱人是齊有罪衛無罪也然曰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則衛非霸主而與齊同不稱師衛之人不亦濫乎僖元年傳齊師宋師曹師次子聶北救邢曰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以其不言

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意以為齊侯救邢而言次緩不及事故貶其爵而稱師是齊有罪曹無罪也然曰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則曹非主救而齊齊同不得稱爵曹之師不亦濫乎夫莊之人齊經既不見其為齊侯蓋穀梁不知經于小白之初有抑而稱人之義自不得與他國貶而人之者同例故妄為辭併衛失之夫人衛與僖之言齊師曹師者亦將卑師少稱人將卑師衆稱師自經之常法穀梁誤謂曹為無師故從以齊師為齊

侯曹不得為無師師吾固言之矣二事皆無事但以義推之是以迷而不悟此亦傳經不傳事之弊也

左氏邑有先君之主曰都先儒多信其説故先鄭釋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以為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二十四祀之祀王子弟則主其祖王之廟而賈氏疏遂以左氏之言為證禮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公廟之設于秋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孔氏疏亦引左氏此言又以夏父弗忌所謂宋祖帝乙鄭祖厲王

者以實諸侯得祖天子之說而謂諸侯得祖天子則大夫得祖諸侯且王畿之內稍為大夫之采地縣為卿之采地都為公之采地而王之子弟葢參食于三者之間各隨其爵之高下與公卿大夫以類相從故鄭氏謂都鄙為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者此總三等言之也都之設官有都士有都司馬有都宗人所謂都者非止四縣之都也雖縣亦謂之都以別于大夫之家爾故縣又為小都者古者謂掌禮之官皆曰宗伯夷曰秩宗春官

為太宗伯是也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與家宗人言掌家祭祀之禮其辭同也凡境内山川鬼神與宗廟無非祭祀何以知都獨有祖王之廟乎郊特牲之文亦已明矣孔氏強引魯有周廟及帝乙厲王于經之外横為異說以附會左氏夫魯得用天子禮樂而立文王廟此在古惟一見固不可以為常乃宋祖帝乙自見二王之後若鄭祖厲王此乃僭禮豈可與宋並言而夏父弗忌妄以為説審必曰有大功德乃得祖天子則鄭桓公有何

功德而與周公比乎今姑以都宗人與郊特牲之經文為則先何儒之誤皆自左氏失之而反以誣經不可不察也

臧孫辰告糴左氏不載其事亦見于外傳云魯饑文仲言于莊公曰今國病矣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問曰公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觀在位者

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令我不加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以是考之此非莊公之命蓋文仲自請行也然春秋不以事命為異辭以貶之者以其有憂國之心而行其職焉爾此所以但不書如歟左氏以禮言坐不知其事而妄以藉口至公羊以為私行穀梁以為内諱者則又逆以意揣之蓋左氏不知經凡所不能通者大抵皆以禮為辭如雍榆之言救等是也公羊穀梁差通經故雖知不言如為疑而不得其傳

故妄揣之而皆失其義夫國饑上卿以寶器出如之何
而為私行乎内饑大饑大無麥禾且不諱何反諱于告
糴乎
兩邑相及穀梁于城諸及防與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
来奔皆曰以大及小至邾庶其以漆閭丘来奔則曰不
言及大小敵也公羊不于諸防漆閭丘為説而于莒牟
夷曰其言及防兹来奔何以私邑累公邑也也蓋言牟
夷公邑君邑也防兹私邑臣邑也嫌于公邑與私邑為

一則稱及以辨之故何休于諸防亦曰諸君邑防臣邑于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亦曰別君邑臣邑也至于城莒父及霄則二氏皆無文以為前見也兩義不相通一以為公及私耶則城諸及防及鄆皆魯所城何公私之辨一以為以大及小耶則夷牟夷防茲均以返何小大之嫌吾以為言奔者可曰以公及私而何休施之于諸防及鄆者誤矣言城者可曰以大及小而穀梁施之于牟夷防茲者誤矣二氏各有聞而不盡也歸權及闡

別二邑之名也

郚公羊穀梁皆以為紀之遺邑或者疑紀滅至此更二十七年不應其遺邑猶城至是始降吾觀昭十九年書齊高發師師伐莒左氏曰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齊師入紀紀之為國在齊莒之間杜預前注齊人降鄣以為紀附庸國者是紀雖弱縣東北後注紀鄣以為莒邑在東海贛榆縣東北杜氏記地里亦間有誤吾意前以為紀附庸國者是紀雖弱而附庸國或能自立以附于

他國至是齊始降之以自屬而後或為莒取故猶繫之紀則固無害紀亡而獨存也

魯濟之遇左氏以為謀伐山戎以其病燕繼書齊人伐山戎明年六月書齊侯来獻戎捷公羊曰威我也威我旗獲而過我吾固嘗論其情矣劉向說苑載齊小白北伐請兵于魯魯不與小白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毋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兩失也桓公乃已而左氏不記此事吾嘗推

之此即左氏所謂謀伐山戎者蓋嘗名兵于魯矣歸而示之捷豈非懐其宿憾欲固以威脅之而矜其强乎春秋因書之以為誡若獻捷然蓋求而不得者說苑之言足以驗也

伐山戎言齊人獻戎捷言齊侯此譏小白之辭也按葵丘之會宰周公謂晉獻公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皆論齊侯親行是時小白霸業已成矣然五大夫奉王子頹以亂王室衛人立子

類而蓋惠王霸主之所當帥諸侯而共治之也曾無所為反區區于遠裔以其病燕燕之病孰與周之亂乎蓋徒欲威示諸侯以自強大此宰孔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者也故春秋貶而人之至于得志而獻捷于魯此豈其情亦徒以誇而威之爾故春秋特正名之曰齊侯諸侯不相遺俘而況霸主謂之誇而反弱謂之威而反屈矣趙氏乃皆以為謬文于伐山戎言當云齊侯獻戎捷言當云齊人陋矣

魯有孟孫孟即孟伯也蓋慶父之後自氏仲孫不得孟孔氏據禮緯云庶長稱孟謂嫡夫人之子長稱伯妾子長于夫人之子稱孟然于經無見趙武之母晉景公女嫡夫人也而趙武稱趙孟士匄請後于荀偃曰鄭甥可遂立荀吳則妾子也稱知稱知伯與禮緯正相反孔氏謂趙盾庶長故趙武亦蒙其父稱爲孟荀爲中行伯之季弟中行伯嫡故荀首亦蒙其稱凡稱伯未必然按公羊慶父與叔牙季友皆莊公之母弟三傳無言其爲庶

者特杜預以伐於餘丘之年計之以爲未及成人莊公之政繆亂多矣慶父氏公子則大夫也既未成人可以爲大夫亦何不可以爲將以吾考之古者大夫五十字以伯仲不言孟惟夫人有言孟姜者則孟未必字但長之稱爾故正月謂之孟月元侯謂之孟侯禮亦無嫡子不以其次而必字伯之說則孟非字但言長爾庶子雖孟所謂庶長者非嫡庶之庶以别乎君如言衆子爲庶孟者之庶長而不得立自應稱孟以别乎衆子故齊小

白無嫡六嬖所生無嗣最長言武孟衛靈公立公子縶雖長以非嫡不得立言公孟魯桓公既薨莊公以嫡長立慶父以衆子之長所以稱孟趙孟亦然禮緯之言或出于此而孔氏誤以為字也

周官宫人掌六之六寢之修而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太僕掌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則有大寢有燕寢禮玉藻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則有路寢有小寢葢六寢者總名而

燕寢大寢路寢小寢者其別名也鄭氏謂六寢大寢一小寢五而釋太僕之大寢為路寢玉藻之燕寢為小寢則大寢又謂之路寢小寢又謂之燕寢此天子之制也諸侯無聞焉内宰掌以陰禮教六宫者王后之宫也天子有六寢故后有六宫而祭義云諸侯率三宫之夫人使蠶以此凖之夫天子有六寢后有六宫則諸侯有三寢夫人有三宫嵒所以半天子故西宫災公羊曰西宫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宫有西宫則有東宫

矣曾子曰以有西宫亦知諸侯之有三宫也六寢皆在路門之内禮天子有三朝有外朝有内朝有燕朝而寢不預焉外朝以詢萬民非常之朝也内朝在應門之外燕朝在路門之外燕朝以見宗人而内朝以日見羣臣此玉藻所謂日視朝之所也六寢其居中而當前者為大寢亦或謂之路寢此玉藻所謂視朝退而聽政之所也其旁例而居後者為小寢此玉藻所謂聽政退而釋服之所也先儒不悟朝與寢異而妄别大寢一為在路

門之外為正寢小寢為為在路門之內為夫人之寢故莊公宣公成公皆薨于正寢穀梁以為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僖公薨于小寢穀梁以為非正也杜預遂以小寢為內寢于左氏言夫人不薨于寢則弗致曰寢小寢也夫天子諸侯不應崩薨于聽政之所后夫人不應薨于天子諸侯之寢夫豈不知后自有六宮夫人自有三宮乎先儒之于迷禮有如此者惟公羊為近之乃何休言天子諸侯之寢一曰高

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不知其何據蓋但以定公薨于高寢故取路寢小寢之名足之其妄不待攻而破也

春秋考卷十一

春秋考卷十二

宋 葉夢得 撰

閔公

莊閔之際慶父叔牙季友之事三家惟公羊得之最左氏略同然皆不終其說穀梁葢全無間據莊公即位二年而見慶父伐於餘丘則已為大夫矣後二十五年季友始見如陳末年叔牙始見卒則莊公三卿葢慶父叔

牙季友也公羊言叔牙欲立慶父在莊原仲之前故以葬原仲為通乎季子之秋行距莊公薨猶六年乃復請至于陳則于是季子猶未執政及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國政乃問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公曰牙謂我魯一生一及慶父也存季友曰夫敢敢是將為亂乎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牙卒慶父如齊不言季子之出也閔公立曰孰殺子般慶父也子般弒而歸獄于鄧扈樂曰季子

至而不變也季子來歸曰喜之也是季子嘗出矣左氏所記雖同而葬原仲但言季子之舊不記其辟難則季子葬原仲蓋嘗歸而與叔牙執政矣故莊公問後于二人而不及慶父季子即殺叔牙而立子般子般弑季子奔陳見立閔公而不載慶父如齊閔公立與齊小白盟落姑以復季子既名于陳慶父復弑閔公季子再以僖公奔邾慶父始奔莒季子入立僖公莒人欲歸慶父季子不納遂縊即不知子般弑慶父如齊季子如陳矣立

閔公者誰耶慶父如齊是以君命行也即不知子般死國未有君授命慶父者誰耶閔公立纔八歲慶父猶在魯則盟落始而復季子者誰耶齊小白使仲孫湫來省難盖窺之也初無援魯之意湫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則迫慶父使出奔者誰耶四者二氏皆不記吾嘗謂雜千萬人而不可奪者情也越千萬歲而不可易者理也學者出于千載之下不幸有不得于事者苟自其情與理求焉有不能逃乎乎人者慶父盖有意于得魯者也

內通乎夫人外假乎叔牙其以大夫見者與莊公幾相
終始據公羊言叔牙欲立慶父季子不可而弒械成則
雖莊公且將弒之矣其何有于子般閔公乎然既弒子
般而不敢遂取之者獨懼季子為之討爾及以圉人犖
當子般之誅則假子般之命請于齊以立閔公者其慶
父乎而非其志也以叔姜為齊女外順人情以蔽已惡
徐而復為之所爾閔公立而慶父猶在則盟落姑者季
子自陳請之齊而小白為之以定公位者也此仲孫湫

所以言不去慶父魯難未已者歟季子歸而察其志則必有為之所者矣故雖季子力所無可奈何而終不敢奪其位久而知其再弒閔公不能容于國人然後與哀姜俱適季子所以得因高傒而立僖公也是雖無見于傳度之情而揆之理其必有出于此者吾所以參二氏之言而為之說也然則子般弒季子奔陳閔公弒僖公奔邾經皆不書何也季子不之陳則無以成其志僖公不之邾則不能保其身是皆魯之所以不亡者不可與

慶父奔莒之辭並見則為之隱若未嘗出焉此春秋所以全君子之善而暴小人之惡也

落姑之盟左氏謂請復季友穀梁謂盟納季子杜預以為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立之夫季子魯臣也誠忠于魯其去来在其君何必聽于霸主而後可納是時閔公繞八歲而魯無賢臣輔之于内必不能自為此謀公羊之為説何休曰慶父内則權重外則出奔彊齊恐為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閒之奉閔

公託齊桓為此盟吾謂此言雖無據而近實何者慶父弑子般是時齊桓方圖霸慶父負弑君之惡敢即霸主必非無所畏憚而然者蓋歸其惡于鄧扈樂而謂閔公哀姜娣之子挾哀姜以請于齊而立之以自明爾哀姜與慶父之罪齊桓公皆未及知也故春秋以常閒書之曰公子慶父如齊未及貶辭正以見其罪未暴季子奔陳左氏載之而經不書謂其力不勝慶父之權避之于陳為之隱爾然則暴慶父之罪又使齊桓得以間而慶

父無以容其奸殆季子走齊而許之歟故奉閔公而與齊盟非盟復季子也定公位也季子所以由是来歸而慶父不敢拒此魯人所以喜也齊仲孫相繼遂来省難則桓公固已主之矣不然使桓公未知慶父之罪而季子猶在陳閔公之弱安能自求盟以復季子季子居其國不能抗慶父何以既奔而自外抗之慶父亦納之而不拒乎此事理之必不然者落姑齊地即齊以盟也慶父立閔公本利其少欲因哀姜以附齊閔公既從盟則

必捨慶父而聽季子慶父盡失其本謀無所恃以自固是以復弑閔公奔莒而哀姜之惡亦見不敢之齊而之邾也

齊仲孫仲孫湫也仲孫以字為氏者也宋司馬華孫來盟華耦也華孫亦以字為氏者也春秋未有但書氏而不名者惟此兩見吾皆以為貶仲孫貶其有窺魯之意華孫貶其為襄夫人之黨皆去名或曰春秋有貶氏而見名者矣氏所同也名所獨也未有貶名而見氏者豈

不嫌與凡見族者亂乎曰春秋但因事以見法而已不皆以其人也湫與耦何擇且宋殺其大夫曹殺其大夫名氏尚皆不著孰能辨其誰何吾特以别大夫之無罪則已爾而況于名乎

公羊以仲孫為慶父固謬矣穀梁曰齊仲孫外之也意亦與公羊同此皆不足深辨然左氏之言亦得之而未盡也何者桓公既與閔公盟矣季子因之以歸則慶父之罪霸主所宜即討也猶若以為疑而使仲孫湫察焉

故其歸也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是桓公不果于討賊季子不得獨發于内則慶父得以為之謀而復弑閔公矣此春秋所以不稱使者不與其使貶桓公也仲孫知慶父之當去不請速討而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則閔公之禍仲孫亦預有罪焉故去其名而見以族者貶仲孫也若所謂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則疑非桓公之言夫桓公方欲合諸侯以正天下若乘魯之亂而滅周公之後是何足以為霸

乎殆非邢遷如歸衛國妄亡之意此葢後世附益之辭而左氏不能别也

禘之名見于左氏而無合祫之名見于公羊穀梁而無禘左氏但見春秋書禘故凡有事有大事皆謂之禘有事于武宫亦曰禘于武宫此乃沿襲禘于莊公之語爾公羊穀既以禘每見于名故凡有事有大大事皆謂之祫公羊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毁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穀梁曰祫祭

者毁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左氏不知禘祫之辨故通而爲一公羊穀梁雖知祫異
乎禘亦不知有事乃時祭之名葢均未嘗深考于禮也
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饗先王以饋食饗先王在四時
祭之上鄭氏以爲祫禘肆獻祼者薦腥也饋薦食熟也
二者互相備而謂肆獻祼爲祫饋食爲禘者以大爲小
先後也四時祭之上不應别有他祭則謂之祫禘理固
然矣故司尊彛亦謂之追饗朝饗以爲四時之間祀與

大宗伯合追之為言及祖之所自出則禘也朝之為言喪除始朝于廟則祫也此先王祫禘之禮見于周官者甚明但不著其名爾蓋先王以三昭三穆合太祖之廟而為七者推親以及祖推祖以及始祖者也故禴祠烝嘗各于四時祭之然是特七廟而已若親盡而毁既不得祭于四時則無時而祭矣故又特時合食于太祖之廟謂之祫祫之所及自太祖而下以世迭毁者而已而吾祖之所自出則不及故又推祖之所自出者間祀于

太祖之廟以其祖配之謂之禘尊祖奉先之道至是極矣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言禘而不言祫者所主在别祖宗之辨不為祭言也春秋所書宗廟之祀或禘或祫或四時之祭不同凡合于禮者皆不書其書者皆有為為之也義在祭則舉名義在事而舉祭以見則通以為有事有大事是以其言各異而三

家皆未嘗辨也

祫禘之節于禮無正文漢張純謂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近世儒者皆取用之此亦未必然蓋純日見禮者以季夏六月禘周公于太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故以為四月不知僖八年

書七月禘于太廟乃夏之五月則何說乎文二年書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羊穀梁皆以為祫周之八月為夏之六月何以不用八月是故以孟獻子之僭言推之為二至為正者蓋外祭莫大于郊內祭莫大于禘郊天事主乎陽則以冬至禘鬼事主乎陰則以夏至為近禮魯不得全同天子故用六月而僖以七月禘者正獻子之僭也祫以八月蓋躋僖公有為為之未必其祫之時乃祫而合禮不失其時春秋自以為常事不書也

魯得用天子禮樂吾不證之禮而證之呂不韋之書以禮為不足據也近世儒者乃謂周公能為人臣夫不能為之功故天子賜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夫人臣所不能為之功謂衆人不得同可也君臣之分如之何而亂之爭周公死當時尚有名公畢公之徒夾輔王室四國流言召公尚為之不悦周大夫之不知周公者多矣必不更以非禮之禮以加使重見疑于當世也當則惠公雖越禮請之周雖越禮賜之亦不使得與天子全同

蓋皆下其制一等故周之郊以日至魯之郊以上辛是以周祈穀之郊為魯郊也周之禘以嚳魯之禘以周公是以周之祫為魯禘也周之廟七其外存文武二祧以為九魯雖得用天子之禮而廟不可豫命所謂文世室武世室者後世之僭爾則廟止乎五是廟不得與周同也周之門五臯庫雉應路而設兩觀魯雖得設兩觀而以周臯門為庫門應門為雉門是門不得與周同也至于馬不言十二閑而言延廏社不言喪國之社而言亳

社是皆以為異者由是言之周雖衰猶不使諸侯得全同于天子而謂成康為之乎故見于春秋者但譏其不中節而未嘗譏其僭如郊而四卜禘而用致夫人之類蓋既受命于天子而賜之亦必以天子之命而廢之魯不得自為也豈可罪其子孫乎至于八佾亦天子之舞也論語記季氏八佾舞于庭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而魯無間焉其亦魯廟固得用之歟昭公出奔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

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夫謂非所宜有而用故子家駒以為僭謂其有所受之故昭公以為不僭使出成康之政而周公之所應得又何子家駒之云哉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穀梁以為始厲樂其亦未之思矣

明堂位祭統言周公得用天子禮樂皆漢儒耳剽之言不知其本故明堂位言成王以周公有勲勞于天下而賜之而周公生而成王賜之也祭統周公既没成王康

王追念周公之勲勞而賜之是周公沒而成康相繼賜之也二說自不能必何暇論其實乎所謂外祭郊社内祭大嘗禘者亦非是春秋無書大嘗大禘者大禘自商别于四時禘之名非周公之名也若乙亥嘗正秋祭本不當書書者欲以見前嘗之亟爾亦非大嘗也此何足盡信哉然謂之無不可故吾不得已而取之吕不韋者以其先秦所聞為近也乃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以其雩上帝所以謂之大雩如大饗大旅之類魯得大雩

正天子之事而左氏無大嘗而言大嘗有大雩而反不言其陋尤可見矣

或曰重祭外為郊社郊固非魯之所得為社則諸侯皆有矣何以謂之重祭蓋諸侯得為其國社而已乃亡國之社則非天子不得有而魯見亳社災是周公之賜也凡禮所記蓋皆微得其端而不盡故得失實相半非深于知經者不能辨也

高子左氏不為傳穀梁曰高子貴之也不言使何也不

以齊侯使高子也公羊曰不稱使我無君也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猶望高子也公羊以為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者是也以為立僖公者非也季子閒難以僖公適邾蓋從姜氏使不得與慶父俱及高子至因之相與盟而立僖公則使定魯亂者桓公而盟立僖公者高子也此高子之盟所以不稱使而得以子見褒歟夫使之定亂而因以立君魯由之以安是亦桓公之功矣然不歸之桓公而歸之高子者以其不能討慶父則雖定亂

已晚矣猶以其霸而不以身見貶仲孫高子之但奪其使而深致意于高子者所以為桓公之病也

春秋考卷十二